

作为一名偏远农村学校的老师,风和日丽的日子,我常带领学生在校园的周围走走。我让学生俯下身来,看家乡的花花草草,观察家乡花草的特点。

家乡的花草种类繁多,蒲公英挑着金黄的花、车前草的叶子形似猪耳朵、牵牛花吹着蓝色的喇叭、龙葵招摇着黑色的果实……我领着学生,一一把它们介绍给学生,让学生认识它们、记住它们。我希望学生从小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家乡的一草一木。

更多时候,我和学生讨论家乡花草身上所蕴含的精神。

校园外大片大片生长的是龙须菜。龙须菜抗旱、耐涝,春天的时候它们是嫩绿的,人们采摘来凉拌、热炒,“一年吃得几口龙须菜,保管

木叶动秋声

■ 徐宏敏

早上,被一阵哨子般的秋风叫醒,打开窗户,外面的凉风迫不及待地进来和我打招呼。顿时,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好像被唤醒,浑身舒展,困意全无。

我揉了揉眼睛,终于看到了初秋的迹象。晴朗的天空,缕缕白云仿佛还在睡懒觉,纹丝不动。太阳高远,光线柔和清澈,把蓊郁的植物照得半阴半阳,叶片一片亮绿、一片暗绿。树叶不再像从颜料里捞出来的那样深绿,开始染上了丝丝淡黄。

微风吹过,树叶摆动,和着树下的虫鸣,有一种说不出的静谧和淡然。

“木叶动秋声。”感知秋天,先从树叶开始。树叶是秋天的试纸,但凡有了秋的影子,它总能最先发现它的踪迹。秋风只稍微吹了十天半月,它便率先改变了颜色,告诉人们季节的变化。

在生命的尽头,叶子依然尽情享受大自然带来的快乐。纵使今日零落成泥,它依然会在来年积蓄力量,重新发出新的枝芽。大自然是一场轮回,春夏秋冬,生生不息。人生又何尝不如此?也许我们无法掌控生命的长度,却可以把每一天都过得活色生香。

就像这秋天来了,不要只看到它渐渐走向冬的枯寂和寒凉,而且要欢喜当下,看红彤彤的灯笼似的柿子,长满牙棒的黄澄澄的玉米,饱满害羞沉甸甸的稻谷,还有中秋的人月两圆。

你看,秋天才刚到,它的行程就排得满满当当,它带来丰盛的果实和盛宴,来犒赏每一位在上半年努力工作生活的人。它仿佛在告诉人们:人生的上半场,是努力,是披荆斩棘,所向披靡;人生的下半场,是收获,是未来可期。

一夜之间,天气凉了很多,连往日燥热的风,都降了温度。秋风阵阵吹过,青草纷纷弯下了腰,风走后,再傲然直立,远远望去,像水面上的一圈圈涟漪。

虽然人白天还穿短袖,但早晚都下秋露,空气里多了一丝凉意。有的老人甚至穿上了长袖,小孩也穿上了薄袜。

不知从何时起,无论白天黑夜,草丛里开始有了秋虫的嘶嘶声,声音小小的,像打着节拍,一阵接一阵,不知疲倦。

风起时,落叶在阳光下打着旋儿飘落,一片一片,慢慢聚集,在无人打扫的小径,覆盖了来时的小路。走在上面,软软地,沙沙地,有时还会“咯吱咯吱”响。

几乎所有植物,都染上了秋色,开始蝶变,迎接新季节的到来。秋天的花儿也开始粉墨登场,芙蓉、马樱丹、万寿菊、矮牵牛……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花,在草丛里眨着眼睛。

公园里,街道旁,废弃的角落里,老宅的屋顶上,农家小院里,随处可见花儿。一个个昂首挺立,开得正盛,铆足了劲儿在凛冬之前努力绽放。

南方的秋天花比较多,但在我北方的老家,秋天的花不多,都是落叶的天下,几乎所有的植物,仿佛约定好似的,一夜之间,全都披上了金黄色。铺天盖地,像颜料直接泼上去的,盛大又隆重。

虽然南北的秋天有别,但各有特色,祖国处处好河山。

秋天的一切,是五彩斑斓的。是动的,也是静的。任何一景一物,都能让人玩味与欣赏。

花草育人

■ 肖胜林

身体无病灾。”初春,它们奉献了自己的嫩叶,让人们品味了世间美味;及至秋日,它们的种子累累地盘踞在梗柄上。人们会采摘了去喂鸡鸭,于是鸡鸭长得格外肥壮。龙须菜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我对学生讲,人生路上,要学做龙须菜,懂得付出、懂得奉献。

学校的周围有很多荆条。荆条扎根在盐碱地,在春寒料峭的时候就已经吐出芽苞。

之后的日子,不论狂风暴雨,赤日炎炎,贫瘠干旱,荆条都会蓬勃生长,坚韧地长叶、抽枝、开花。人的一生,谁也不会一帆风顺,有顺境,必然也有逆境。遭遇逆境时,我希望孩子们想想家乡的荆条,学会不屈不挠、坚强不息地生活。

在路边还会见到苦菜。苦菜是一种野菜,味道极苦,但苦菜可以入药,可以清热解毒、凉

血、活血。我请学生尝尝苦菜。初入口,他们大多被苦得直咧小嘴。我让他们咽下苦菜,再掬一捧家乡的水喝,嘴里就会清清爽爽,会有甜的滋味,学生们真正地体会到了“苦尽甘来”。孩子们,将来日子苦的时候,就把苦看作生命里的一种财富吧,保持乐观的心态,美好的日子一定在不远的将来。

在金黄的阳光里,我领着学生走在校园外的小路上。学生们或驻足倾听,或用手中的笔记录草木的特点,也会相互交流自己的感受。

我希望我的学生从家乡的一草一木中汲取丰厚的营养,成就自己美丽的人生!我对学生讲,现在老师陪你们走,将来陪伴你们一生的应该是家乡的花花草草,拥有它们身上所体现的品质,你们就能从容走过春夏秋冬。



秋染山岭 汤青 摄

不要固定快乐的形状

■ 屈梦媛

就班,严谨自律。

小时候,我在少年宫学书法,认识了舞蹈团的小惠并和她成了好友。她的父母都是市里小有名气的戏曲演员,对小惠的期许极高,要求也极为严格。因为舞蹈的形体要求,从小她就不被允许吃任何零食、汽水,连米饭都不许多吃。小惠告诉我,她的快乐就是站在四四方方的舞台中央,拿到四四方方的一等奖奖状。因为只有拿到一等奖,她的父母才会对她笑。

从童年开始,小惠就一直在父母为她设置的条条框框里努力前行。作为艺术特长生以出色的成绩考入省里最好的高中,考入理想的大学,毕业后进入父母为她选的艺术团,在不同的舞台上绽放光彩,一直是被我们父母称赞的“别人家的孩子”。

后来因一次意外,她膝盖受伤,无法再继续跳舞。我去看望她时,她的父母忧心忡忡,拜托我多开导开导小惠。等她出院后,我约她逛街,拉着她在大街小巷穿梭,吃了麻辣烫、肉夹馍、炸鸡排,捧着以前从来不敢喝的珍珠奶茶狠狠吮吸一口,她几乎要落下泪来。她对我说,原来,

除了得一等奖,还有这么多快乐。

现在小惠考取了幼教资格证,在一所幼儿园任教,她不能再上舞台,但是却为小朋友创编了许多简单又活泼的舞蹈,仍然可以拿到许多奖状。不同的是,她终于可以跳出父母为她人生所设的条条框框,可以享受美食,可以逛街看电影,不用再废寝忘食地练功。她比以前胖了一些,但是看上去气色更好了。如果说,以前她的快乐是中规中矩的四方形,那如今她的快乐就是可爱的五角星的形状,五个角绵延散发着快乐,照耀她奔向远方。

如果现在问我,快乐的形状是什么?我会回答,快乐不止一种形状。可能是自己动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烤出的那个完美的杯形小蛋糕,可能是走在路上被秋风吹落肩头的一片扇形银杏叶。可能是童年的午后,偷跑去荷塘玩到睡在地上时遮在头顶的圆圆荷叶,可能是工作之余写出的文章发表之后,那块方方的版面。曾经我也简单地认为,通往快乐只有一条路,但生活告诉我,人生有万般可能,永远不要固定快乐的形状。

儿科急诊室外的妈妈

■ 杨晨宇

上周,一岁半的女儿忽然发起烧来。折腾到了半夜,病情依旧反反复复,实在没招,我们只得急急忙忙地往医院赶。

上车后,女儿似乎乖了一些,但还是哼哼唧唧地往我怀里钻。我穿了件薄绒针织衫,布料倒是软和,但这衣服领口处有一排小纽扣。我怕纽扣硌到女儿娇嫩的小脸,就把她的重心推到我臂弯里,然后慢慢调整衣服,把衣服反穿。这样就把领口的纽扣转到了背上,虽然我穿着有些别扭,但女儿却能更舒适些。

夜已经深了,路上几乎没有车,我们很快就到了医院。挂号、缴费、签到,一通操作之后,终于坐在了儿科急诊室门口。我们的号还排在后边,女儿也安静下来在我怀里小寐,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耐心地等待着。

初秋的深夜本是寂静的,儿科急诊室却人来人往。诊室门口坐着很多人,有哭闹的孩子,还有忧虑的妈妈。我对面坐着一位妈妈,看起来还在哺乳期,她怀里抱着一个三四个月大的孩子。孩子似乎已经睡熟,她却始终微蹙着眉头,一会摸摸额头、一会贴贴脸蛋。她的眼睛微微泛红,眼底写满了初为人母的担忧,头发凌乱也没有心力去管。

还有一位妈妈,儿子大约有四五岁,一直在哭闹。她只能抱着孩子,在走廊上来回踱步。她身材娇小,抱着近20公斤的孩子来回走动,却一点儿也不嫌吃力。旁边孩子的爸爸于心不忍,试图接过孩子,但孩子使劲地搂住她的脖子不愿撒手。孩子生病时,最依恋的还是妈妈,她只能向孩子爸爸轻轻摇头,淡淡说句:“没事儿。”她

穿着九分裤,裤脚漏出了袜子的颜色,一只长筒波点、一只中筒格纹,一看就知道出门时经历了怎样的慌乱。

就诊后,还需要验血检查,我们又抱着女儿到抽血的窗口排队。老公站在我身后,发现我反穿的上衣,便轻声提醒。我正要开口解释时,身后传来了一个柔和的女声:“她是故意反着穿的,怕隔着孩子。”我回过头去,排在我们后边的也是一家三口,和我们一样,孩子紧紧地黏在妈妈身上。这是妈妈们的默契,我点点头,与她相视一笑。

女性天生整洁爱美,可急诊室外的妈妈们看起来却是形容狼狈的。她们头发凌乱、面色憔悴,甚至“衣冠不整”,可如果说哪里的人最美,我想当属儿科急诊室外的妈妈。

寒露暖事

■ 马亚伟

寒露到了,天气由凉变冷。凉在肌肤,冷入骨髓。每年到了寒露时节,母亲都会炮制一场盛大的“暖事”,来提醒一家人该御寒了。她从生活细节入手,恨不得在家的每个缝隙里都安放一个“暖”字。

记得我们小时候,寒露一大早,母亲就开始翻箱倒柜,把入秋以来准备的厚衣服拿出来。“吃了寒露饭,单衣汉少见。”寒露之后就该穿毛衣了,母亲早已把我们的毛衣都洗过、晒过,修整一新。那个年代孩子们一般穿旧毛衣,旧毛衣实在没法穿了,母亲会拆掉,加入其他毛线,再织一件新的,所以我们的毛衣都是花花绿绿的。家里杂七杂八的线团,都会被母亲利用到极致。那些杂色毛线,不讲究颜色搭配,红绿黑白交织,却别有一番朴素的味道。我上初三那年,母亲给我织了一件大红毛衣,用的全是新的红毛线。我穿上新毛衣,像过年一样兴奋。妹妹艳羡地看着我说:“这毛衣你穿小了我就能穿了。”那件毛衣我穿到冬天,而且一整个冬天都没穿棉袄,可却觉得比哪一年都暖和。

除了我们的衣服,母亲还会把厚被子拿出来。因为家里种棉花,母亲每年都把棉被翻新一下。她把厚棉被一床床抱出来,不像平时那样叠得方方正正,而是铺展在床上,还会把脸贴在上面,很动情地说:“一会儿太阳出来,把被子晒晒,能晒出香味来呢!”我觉得那几床厚嘟嘟、软乎乎的棉被,是母亲对寒露这个节气的一种致敬。她用这样的方式迎接寒露的到来,表明自己对寒冷的态度是悦纳。生活就是如此,寒霜风雪每年都要来,微笑着接受就是了。

我们这里寒露没有什么特别的习俗,不过母亲总会在这天做“寒露饭”。我家所谓的“寒露饭”,其实就是一锅暖暖的大炖菜。用暖对抗寒,永远是人们的生活智慧。寒露时节的白菜,吃起来口感不错。母亲把白菜切成大块,再准备好豆腐、粉条,有时还会放入一些五花肉。这种比较粗放的做菜方式,主打一个“暖”字,非常适合天冷时吃。各种食材在大铁锅中咕嘟咕嘟炖着,不多久香味儿就出来了,溢满了屋子。满屋热气缭绕,母亲在热气中穿梭,还会啧啧道:“真香!”吃大炖菜的时候,不用盘子盛,而是每人一大碗,吃个够。由一碗大炖菜开启的寒冷之旅,注定全程都会有温暖相伴。

寒露时节,暖事盛大。除了衣和食,母亲还会把家里的门窗通通检查一遍,看有没有哪里漏风。冷风呼啸的夜晚,如果门窗不严实,可够人受的。有缝隙的窗子,母亲会修一修,或者在上面钉上一层塑料布,这样就可以完全把寒冷阻挡在外了。母亲还会指挥父亲,把家里的门好好收拾一番。父亲修门时那种叮叮当当的声响,也是寒露时节的标志。

寒露是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在二十四节气中显得平平无奇。不过母亲每年都会把寒露节气过得有香有味,有声有色。在我家,寒露时节几乎成了分水岭一样的存在,意味着从此要变暖而行。

母亲的寒露暖事,成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已经坚持了多年。最近一些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寒露暖事又有新内容,比如母亲总会为家人添置不少新的衣服鞋帽,寒露饭也更加丰盛。岁岁寒露,不变的,是母爱温暖。人生在世,有家有爱有温暖,足以抵挡一切严寒。